



SIDDHARTHA'S
INTENT

《佛说大乘稻芊经》

宗萨钦哲仁波切

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地点：巴西里约热内卢

翻译：西游译文

©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

本文版权属悉达多本愿会所有。读者仅可为个人学习之目的而复制、保存。
除非取得悉达多本愿会的正式授权，不得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复制、印刷、
出版、翻译或制作衍生作品（例如录制有声读物）。



第一讲

首先，我想表达我很高兴并且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和大家分享一些古老的佛教智慧。由于佛教有上千年的沉思和内观的经验与技巧，你们或许会发现其中有些教法能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时至今日亦然。

佛教

要知道，佛教这个词很新，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词，它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甚至连“印度教”一词其实也主要是由亚伯拉罕信徒所发明——当时亚伯拉罕信徒来到如今称作巴基斯坦的地方，那裡有一条河叫作“信度河”(Sindhu River)，过了信度河那边的所有宗教体系都被他们称作“印度教”。基本上，不属于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都被归为所谓的印度教。至今，若有人把佛教纳入所谓的印度教，有些狂热的佛教徒会不高兴。而许多印度教的政治家也利用了那一点，有一位叫作维韦卡南达 (Vivekānanda) 的印度教大学者，据信他曾说过，佛教是出口品质的印度教，是用来出口到印度境外的。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在佛陀时代，我是指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个时期，东西方都涌现了大量的伟大人物。我想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对此我所知有限。在东方也是，例如中国也有了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家，基本上他们是真正跳脱框架思考的人。如果现代人能稍加关注道家智慧，确实能从中获益良多。而在印度，实际上不只佛陀，还有很多其他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你想这么称呼。作为佛教徒，我们认为佛陀是他们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佛陀被视为一位革命家，因为他是其中一位早期思想家，或说是灵修之道



SIDDHARTHA'S INTENT

的导师或创始人，他们确实质疑造物主的存在，也质疑了许多其他事情。由于佛陀的教法非常有道理，后来有很多人追随他。尽管他非常坚持不要追随个人，不依人，而是要依靠真理或教法。但是大家知道，人性是这样：我们会受人激励、被人感动，我们总是景仰那些打破我们概念、打开我们视野的人，尤其是言行一致的人。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佛陀追随者，他们以无数方式诠释佛的教法，这都是可接受的。所以今天有像我这样的人类被认为是佛教徒，是佛陀的追随者，而且我们翻来覆去地反复思考：“佛教是宗教吗？我是个宗教徒吗？也许我不是，也许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不是宗教？

有很多学者会说“佛教不是宗教”，但是做那种决定必须谨慎。如果宗教的定义是追随某种造物主、上帝的体系，那么佛教可能不是宗教。如果宗教是按照修持来界定，像是坐直、佛坛、香、花和各种仪式，那么佛教具有的宗教面向可多了，非常多，佛教从不羞于谈论这些。

现在还有人谈论佛教与科学的相容、不矛盾，我们也需要对此做些思维，不能骤下结论。不知如何，人们觉得科学发现是比较优越的事情，而人人都想变得优越，于是一些胆小的佛教徒就想要人们认为“佛教与科学相合”，但我认为这傻极了。是的，佛教是可以与科学相容，但佛教也与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种事情相容。在更深层次上，科学技术或科学工具的一大优点是所谓的可证伪实践，对吗？科学措施、科学方法有可证伪性，而那是佛教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事实上，佛教走得甚至更远。科学非常自豪于使用可证伪性这个技巧，但佛教说，甚至连可证伪性也是可证伪的。另一方面，科学还有一大优点是



SIDDHARTHA'S INTENT

们从不下定论，科研是持续进行中的工作。佛教不同，一切都有定论了。当我说佛教徒已经下了定论，并不是在说世界末日或创世纪之类的，当然不是那些。我们相信佛教已经提出的特定真理是究竟的，没有更多的，无法比那更进一步。例如，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诸行无常），事物就是这样。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不是因为佛陀这么说，甚至早在佛陀这么说以前，一切和合事物就是无常的。两千五百年前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两千五百年后一切和合事物还是无常，未来也不会改变。而且在纽约和在里约·热内卢一样，一切和合事物都是无常的。对你们有些人来说，另一个真理可能有点比较难理解：一切事物皆无真实存在的自性（诸法无我），这是佛教的空性哲学。同样地，这也是已有定论。我只是试图说明：是的，科学和佛教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相容，但在某些根本层面上并不相容，因为佛教已经下了定论，而科学他们从不喜欢下定论——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我在说的是：佛教是不是宗教？既是又不是。佛教与科学是否相容？既是又不是。

佛教是不是灵修之道？

佛教是不是一种灵修之道？甚至对此也是“既是又不是”，尤其如果你使用的“灵”（spirit）¹一词是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伪新教的解释那样，就像你在牛津英语字典中看到的一样。佛教是灵修之道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在某个层面上，佛教徒并不相信灵魂，所以哪来的灵修之道？而且佛

¹（独立于肉体的）精神，灵魂；心灵。《剑桥词典》。

The immaterial aspect of a person, considered as a separable part of a person (which persists after death); esp. (in Christian context) this considered as a moral agent and in relation to God; a person's soul. Oxford Dictionary.



SIDDHARTHA'S INTENT

教可以极为实际。从那个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佛教可能是最实质的事情之一。

当然，这些教法有许多已经失传，佛教已经大幅衰退。例如，我知道巴西有很多日本人，还有禅宗的文化、传统和教法。在日本有个“侘寂”概念，它有点难翻译，不过基本上源自佛法，很不可思议。基本上，侘寂精神就是在短暂的事物中看见美。如果你是观光导游，你会说：“看，樱花这么美！”而之所以美丽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只持续十天。试想如果樱花永远盛开，那么甚至没人会去看它。侘寂深植于佛陀的无常教法。很多人把无常理解为很悲观的东西，当成是很灰暗的佛教教法，但其实并非如此，若是你能看见我们无常的面向，无常是如此美丽，如同樱花。在最实际的层面上，今晚当你向朋友说晚安、再见时，如果你有那种侘寂精神，那么你说晚安或再见的方式仿佛“就这样，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这个人道别”，其实会让你更加珍惜这个人 and 彼此的友谊。侘寂的另一个面向是：以不完美为美。任何事物，甚至是一张用过的、皱成一团的纸巾，因为你看待它的方式，可以看起来如此美丽、完美。不完美的事物是一种完美，这也是深植于佛教教法。

我谈这些是在质疑“佛教是否为灵修之道”等事，这取决于你。试着去欣赏一种情况或某个事物的短暂性，试着视不完美为美，如果你能将此理解为灵修之道，那么是的，佛教是灵修之道。但若你对灵修之道的定义关乎圣灵，某种特别的、神话般的其他神灵，那么佛教就不是灵修之道，因为佛教徒不谈那些。



佛经

阅读佛经的重要性

这次有人请我做讲座时，我选择探讨一部佛经。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最终必须参阅《圣经》；如果你是穆斯林，则是参阅《古兰经》；如果你是所谓的佛教徒，那么你最终必须参阅佛经，即佛陀直接或间接讲过的话语。我想这挺重要的，佛法的追随者应该时不时地这么做。即使不是佛法追随者，只要你对佛教感到好奇，那么不时地确实探讨其基本根源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宗教都说类似的话，像是不要偷盗、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但是根本上各自有其截然不同的理由。当佛教徒说“不偷盗、不欺骗、不杀生”时，根本上，他们有一个不应这么做的不同理由。

类似地，佛教有点被归结为“佛教即禅修、非暴力等等的那一切”，这没关系，这是可以的，这是好事，何不呢？佛教即非暴力、和平、面带微笑，这都很好。例如正念，人们经常认为正念就是平静自心，但是如果你读这些佛经就会意识到：究竟上，佛教徒完全不在乎你平静与否。实际上，你可能会因为担忧自己是否平静而便秘。伦理、道德、行为等等这一切也一样。这在佛教徒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会说：“他一定是个好佛教徒，因为他总是如此温和。”——行为温和，他们根据行为做评判。实际上没有人会说：“噢，他一定是个好佛教徒，因为他完全偏执多疑地在思虑无常。他焦虑不安，随时会爆发，总是在思考无常。”但这第二种人其实更接近佛教。

如一位著名禅师所言：“当手指指向月亮时，你会忍不住看向手指而非月



SIDDHARTHA'S INTENT

亮。”这经常发生，肯定有很多原因，像是：月亮太明亮，手指近得多，而且手指所在的手有手镯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时不时地阅读基本佛经或教法总是好事，因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么做确实会让一切豁然开朗。

了义与不了义教法

我们无法逐字讲解这部佛经，不过我会试着扼要介绍这部佛经里的一些含义。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当佛陀传法的时候，例如讲这部佛经的时候，有时他讲的教法其实不是他真正要传达的意思。不客气地说，他有点像是在说谎。而他讲授的某些教法，则是他真正要传达的意思。当我和西方人谈话时，我一直将这种非他本意的教法称为“灰姑娘式教法”。

如果你问我“佛陀留下的是什么？用一句话囊括或简而言之，他给了我们什么独特的东西？”他教给我们悖论的世界，以及如何接受它而不是否认它，这是他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你能稍加关注，真的会棒极了。

当我之前说“有些教法并非佛陀的真正意思，但也有些教法是他的本意”时，你一定心里立刻会想：“那我当然想要的是蕴含他真正意思的教法。我为什么会想要非他本意的教法呢？”所以立即有种对虚假教法的轻视和对真实教法的敬仰。而佛是善巧于悖论的大师，对他而言，两者平等，灰姑娘式教法与非灰姑娘式教法同等重要。这一点至为重要。

那些孩子不睡觉、孩子难入睡的母亲们该做些什么？讲灰姑娘的故事，因为母亲知道这会让孩子入睡。母亲知道灰姑娘并不存在，有时候可能孩子也知道她不存在，但是没关系，故事让孩子入睡，那才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孩子不



SIDDHARTHA'S INTENT

睡觉可能会导致许多其他问题，例如生病，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灰姑娘式教法是如此的重要。像是我们正捧着的《稻芊经》，就是灰姑娘式教法。但我必须说，有很多类型的灰姑娘式教法，这是相当高深的一类。

如果你问我，能否给你一个灰姑娘式教法的清单？听好，这可能会让你震惊：凡是佛陀说到“这是轮回”、“这是涅槃”、“你需要得到解脱”、“你被无明束缚”、“你是个坏男孩或坏女孩，你必须更循规蹈矩些”、“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些全都是灰姑娘式教法。凡是他说“没有轮回这回事，没有涅槃这回事”、“无眼，无鼻，无此，无彼”，如果你读《般若经》这类经典——你们当中有些是新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但确实有那样的教法——那些是直接的教法，没有诠释。

因为这很重要，所以我要再度举例。你会问：“为什么要讲那些灰姑娘式教法？为什么不能就只给我们真正的教法？”假设你在类似这样的黑暗房间内，光线有点昏暗，你是个偏执多疑的人，你看着一条有条纹的绳子，却以为那是一条毒蛇。我知道那是一条花绳，而且我并不善巧，如果我捡起绳子说：“瞧，这不是蛇。”你会心脏病发而亡。但如果我善巧地说：“对，我能看到蛇，让我们试着找根棍子之类的东西……”于是就有一条渐进之道。

所有的佛经都以“如是我闻”开始，那是佛陀侍者阿难的声明，那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深奥的教法：“如是我闻”，就只是那样。那也是一个免责声明，阿难说：“我是这么听到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是这么说的。”对很多很多的教法来说，这千真万确，因为取决于听者是谁。历史上，佛陀在一个叫作鹿野苑的地方首次讲法，首先讲了苦谛，当时在场的五位比丘弟子听到世俗世界、轮回世界



SIDDHARTHA'S INTENT

是苦。接着，佛讲到苦因是烦恼。但是据信当时有其他更高层次的众生在那里听闻同样的教法，他们听到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他们听到“轮回是大乐，烦恼是智慧”，几乎是相反的。而这两种教法共存，并不相悖，这又再度回到了矛盾性。

缘起

这部经的开头是有一点侘寂的时刻：佛陀看着稻苻。在灵鹫山上，非常特殊的人物舍利子和弥勒基本上在一块大岩石上闲晃。在他们的诸多谈话中，舍利子告诉弥勒：“弥勒，最近佛在看稻苻时说：‘诸比丘，那些见到缘起的人，看见实相；那些见到实相的人，看见佛。’（若见因缘，彼即见法；若见于法，即能见佛。）”基本上这就是这部经的精髓教法。

那么，什么是缘起？什么是实相？什么是佛？乍看之下，缘起应该相当容易理解，基本上就是：因为这而发生了那；因为这是左，所以那是右。非常概括地说，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更加深入探讨，就变得有点困难，你需要习惯其用语。

这是非常美妙的纲要：“若见缘起，即见实相，若见实相，即见佛。”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为什么我们必须听闻佛陀的教法？为什么我们必须确实依止他的方法或技巧？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苦，因为我们正在受苦。

苦因

英文 suffering 这个字也没有适当表达出梵文“度卡”（duḥkha；苦）的涵义。总之，暂且而言，基本上“度卡”就是焦虑、痛苦、折磨、不确定、不满足。我们有那些，我们受其折磨，而现在我们想要从中解脱。因此，我们必须



SIDDHARTHA'S INTENT

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切苦的肇因是什么？我们所有痛苦、折磨、焦虑的起因是什么？这个题目相当庞大，所以我只选择从一个角度来谈。这一切苦的主因之一是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认为某个事物独立存在——我们正在谈缘起，所以让我们用“独立存在”这个词。

当我们谈到存在时，通常用三种方式来思考。比如你们一定认为自己存在着，正坐在那裡。然后你们做什么？你们做的主要事情是证明自己出生，像是在出生证明上有你的制造日期，然后是姓氏、父母亲等家人，然后如果不够，还有上帝。所以我们总是用起源来证明自己存在。当然，驾照、护照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向你展示“我存在”，因为“我出生了”、“我在此处出生”等等。接着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证明现在自己存在着，比如住址、邮寄地址、你的薪水、你的工作职称，或者是单身还是已婚等称谓，这些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而且还有更多、更多的这类证明。信不信由你，过期日也是我们用来表明某事物存在的主要证据之一。就像耶稣基督存在过，因为他死了或者他没有死，或者在那之后的 2019 年等等。谈到存在时，我们总是会谈论一个起源或者起始日期，从而落得认为某个事物真实存在。而当我们虚设某个事物真实存在并生起贪执时，我们就开始受苦。

这部经的主题是缘起，基本上我们在谈缘起。例如这个东西，我肯定你们都认为这是一张桌子，但是如果在你们进来之前，这上面有个坐垫，没有这些杯子、水果，而且我像这样坐在上面，你们会想：“啊，他坐的椅子多奇怪呀！”在此例中，缘起是“没有水果”以及“我的屁股坐在上面”，突然它就变成一张椅子。在佛教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当事物以某种特定方式放在一起时，



SIDDHARTHA'S INTENT

一切事物可以是任何事物。没有独立的椅子或桌子这回事，没有这样的事物，它不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东西劈成一段段的，然后点燃它，那么它就变成生火的木柴。这有点难解释，但这就是佛教徒的思维方式。

你们是人类——我希望如此——我是人类，所以你我看着这瓶花的时候，不会感觉饥饿，不会觉得那很可口，我们不会那么想。但如果你我是牛羊，我们现在就会觉得饥肠辘辘。所以没有独立存在的花或食物这回事。基本上，一切事物可以是任何事物，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因和缘。那么这些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实际上，对训练有素的佛教徒而言，这些表示：缘起意味着无生。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徒从来不相信有最初的因、最初的缘——作为“独立”的那种“最初”。

让我们回到之前讲的那种悖论。你看着一道彩虹，彩虹在那里。一点水气、一点阳光，那些是其中一部分相依的因缘；还有你——你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彩虹——你是非常重要的因缘。这也是我想我们可以和一些科学家辩论的地方——一些科学家，我不觉得是所有的科学家。在亚马逊中央的某处，完全没有人类，当阳光、水气等等一切都具足时，会有彩虹吗？从佛教观点看来，只要没有彩虹的能知者，就没有彩虹。我们不知道那些鹦鹉看着彩虹时会想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能看见彩虹。我们不知道那些猴子看着彩虹时是否会欣喜若狂，它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变得非常悲伤，彩虹对它们可能有某种意味。所以对佛教徒来说，主要的因缘是你的心，这也是为何佛教徒会大谈修心、修持发心等等。

你想要体验彩虹吗？那就不要走近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走近，



SIDDHARTHA'S INTENT

否则就看不到彩虹了，你必须保持一点距离。当所有的因缘聚在一起，就有了彩虹。现在有意思的部分来了：它在那里，同时它也不在那里。它美丽，它完整，它在那里，但是也没有真实存在的彩虹这回事，它是一个幻相。或许就连你我也能容易理解彩虹这个部分，但是根据这部经所说，这张桌子与这道彩虹完全一样，一模一样。当然，现在在情感上和习惯上你我会认为：“不，这不像彩虹。我可以使用这桌子，我可以放东西在这上面……”但当然了，那是串习。

解脱

现在让我们谈谈解脱。当你看见美丽的彩虹时，你会做什么？你只是观看，你不会用链锯把它割下一块以便带回家。看，你是解脱的！你观看，并且知道它亦无亦有，你真的很享受。而对这张桌子，我们却不这么看待，“它可能会被刮花，让我们打蜡抛光……”我们有这类念头，因此没有从世俗中解脱。当我们看着自己的丈夫时，不会想说“他亦有亦无”，我们不这样思考——不过现在先别尝试那样思考。

基本上我在试着谈这一点：若见缘起，即见实相。实相就是它亦有亦无。当你真正见到这个实相，不只在智识上知道，而是真正在习惯上和情感上了知，这时你就解脱了，这即是佛。所以基本上有缘起、实相、佛这三点：见到缘起者，即见实相；见到实相者，即见佛，就是佛。

第二讲

缘起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是佛教研究中最重要课题之一。对于新接触



的人，希望至少这能成为一个入门介绍。我想真正重要的是，当你听到“缘起”一词时，你不应该认为有一个最初的起因。例如这部经中谈到，就连稻芋也来自极多其他东西，像是土地便是其中一因。经中说，但是土地从来不会想：“哦，让我生出稻芋来。”它不会那么想。水是其中一因，但水也只是聚合物，只是聚合而成，仅此而已。三四条腿、一块木板放在一起，上面再放些水果鲜花之类的东西，就变成一张桌子。你是你儿女的母亲，你是你父母的女儿，你是你丈夫的妻子等等，它们称作暂时聚合物。它们全被放在一起，于是突然一个现象就这么出现了。

十二缘起

现在让我们讲得更深入一些，我觉得我需要好好讲一下这部佛经，因为它并不只是我们先前讨论的内容。对于所谓的十二缘起，有非常大量的研究，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讲解，但我会扼要解说。

第一个总是无明，十二缘起的第一支是无明。说到无明，我们在谈的是：不知道事物因缘而生、认为事物真实独立存在。例如这个布袋，有这个左提带，有这个右提带，而且我像这样背着它，我没有把它套在头上，这一切让你认为这是一个袋子。还有，“噢，它能装东西。”实用性、功能让这成为甚至更加真实独立生起的一个袋子。它是独立的，不止如此，它是真实的。然后我问：“它是一个袋子吗？”人人都说：“是，是，是，它是。”所以有共识，于是它成为甚至更加真实的袋子。当然我只能给你看，而非给狗看，然后问它：“这是真实的袋子吗？”那行不通。顺带一提另一个因缘，这是我大约半年前在曼谷买的，它从来没有被当作我的内裤，一次也没有。如果它曾经成为我的内裤，那么当



SIDDHARTHA'S INTENT

你问“这真的是袋子吗？”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不是。”因此，所有这些因缘相聚时，我就有了执著：这是真实的袋子。顺便说一句，卖这个给我的家伙要价相当高，说这是亚麻织品，他说这个会越洗越好，我想这有点是真的。所以现在当我看着这东西，马上会生起这个想法：这是袋子，而且是我的袋子。这已经是大约一半的十二缘起，我已经告诉你那么多了。

首先，当我看着这个，我没有看到它由各个部分组成，我只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我的习气心拒绝看到它的各个部分，比如麻线，我不把它看成很多织线，我把这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单位。而且这是我在曼谷买的，我把它视为恒常的，所以那已经是无明。

然后我把它命名为“袋子”，那是十二缘起的其中一支，叫做“名色”，即形相、名称——袋子——这很重要。想象一下，在接下来大约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决定称它为“鞋子”，那是行不通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假装，但只要我一说：“你能拿我的鞋来吗？”你不会拿这个，你会把我的鞋拿来。名称、标签的力量极其强大。

我痴迷于旅行时带着钢笔，我对钢笔有一种痴迷，那是我的其中一个英式包袱。而且我旅行时也带着墨水，然后我还担心墨水可能会漏到这个亚麻袋上。这些也是十二缘起之一，于是有“爱”（渴爱），有“取”（执取）。我不打算提太多名相，我想名相会让你困惑。

六个月前，在一家购物中心的顶楼，当我付了账且那家伙给我这个东西时，就是我的袋子的“生”。当然，从那时起，这个袋子的“老”和“死”也已经开始了。



SIDDHARTHA'S INTENT

以上是对十二缘起很简要的概述，这个略图其实非常重要。

让我们回到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解脱，当然是从迷妄中解脱，这样我们才不会受苦。回到这个袋子的缘起，如果我能看到这是一个暂时的聚合物，那么墨水污损它不会让我感到太烦恼，被偷了也没关系，基本上就是见到“它是一个暂时聚合物”的实相。我们称此为“顺行与逆行”，基本上就是十二缘起流转的方式。一种流转方式造成轮回，而如果你知道如何让它逆向运行，就会得到解脱。十二缘起的最后一支是“死”，例如在声闻乘传统中有这样的修持，他们会捡起死尸的骨头放到自己的面前，然后说：“这来自何处？来自死。死来自何处？来自生。生来自何处？来自爱。”如此等等，逆向回溯。

让我们别忘记，这全都来自观看稻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声明。佛法和神秘、神话完全无关，它是绝对的、赤裸裸的、荒谬的此时此地：一根稻苳的整个过程。甚至是我们把它命名为“稻米”的这件事，稻米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制造了这么多麻烦，我不只是在说碳水化合物的问题，我在说饥饿、战争等各种事情。

我实在没有妥善讲解这部经，这基本上只是一个介绍，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这部经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然后修正念、内观、微笑、非暴力等等的这一切，你所有的修持努力都会变成是另一个层次的。

为什么佛教徒要修持正念？为什么佛教徒要努力循规蹈矩？都是为了了解缘起。如果了解缘起，就会了解没有任何独立存在或生起的东西。这有什么用？这会帮助你了解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你是自己的



SIDDHARTHA'S INTENT

主人、老板、导师，别无他人。”

问答

如果真的无所谓，如果事物像这样由因而生，那我们为何总是担忧进食和喂养自己？

为什么不只是处于一种什么都不吃不做的不活动状态呢？

这我已经说过了，因为苦，因为你认为自己在受苦，那是最主要的原因。寂天大师有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他说：佛教徒应该暂时保有一种愚痴，就是认为有证悟存在的愚痴。为什么你应该保有那种愚痴？“为息众生苦”，因为你不想受苦，那是唯一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也许我们需要谈谈“苦”，因为 suffering 这个词没有真正解释“度卡”（苦）。“度卡”这个词实际上包含三种感受：第一种是不愉快的，即痛苦（苦受），我想当我们讲 suffering 时只涵盖这一种。“度卡”的第二种含义是一切所谓的愉悦、快乐（乐受），可以说它们是正在形成中的苦，它们受制于时间。第三种是中性的感受（舍受），既不乐也不苦，中性的，但是因为它受制于时间，凡是受制于时间的事物都意味着它是不确定的，而我们真的不喜欢不确定性。

离苦是唯一的原因，法道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离苦。有时我们称佛“娘念雷”，意思是“超越苦者”。那是唯一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行为端正，你需要禅修，你需要做那所有的事情。

似乎我们必须在这些悖论之间调整关注点，能否给我们一些建议：要如何做？如何在这些悖论之中做调整？

我想可能其实不是“调整”，而是要真正“了知”这些悖论。像是看着彩虹



SIDDHARTHA'S INTENT

或电影时，这种了知是会发生的。看电影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愉快之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并不真正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享受看电影，因为我们知道它亦有亦无，所以它让人享受。如果在看电影期间你的膀胱满了，你会去上厕所，你错过一些内容也不要紧，因为它并不真的存在，而且如果真的需要，你可以再看一次。但是对于轮回这部电影，即使膀胱满了、一切都满了，我们依然深陷其中，紧抓并执著于这部电影。

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有极多的重要释论，我会很简要地讲一讲。首先要记得，在佛陀看来，事物总是亦有亦无，犹如彩虹。但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无明众生，比如说我们正在走路，我们碰见的第一件事就是“事物在那里”。此时我们应该也要记得它同时不在那里，但我们从不这么想，于是我们说：“啊，是的，有地狱，有天堂。”“你应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基本上你成了恒常主义者，你成了常见者，你成为极端相信事物存在的人，你变得傲慢自大，认为“我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而其他时候，当我们走路时，我们会落入“它不在那里”的极端。这时，你应该记得“它也在那里”。可是因为你忘记了“有”的这个部分，你如此受困于“无”，于是变得沮丧，然后开始戴贝雷帽、抽雪茄、喝浓咖啡、读尼采。我是认真的，我没有读过很多尼采的著作，但他有点是断见者，我认为这家伙忘记了“有”的部分，因此他和龙树完全不同——当你读尼采时，他并不是在谈论龙树所讲的空性。于是你变得纠结：“我为什么在这里？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九点钟我们陷入“有”，十点钟又陷入“无”，甚或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变。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佛陀给了我们不可思议的礼物，他教导我们真实看见



SIDDHARTHA'S INTENT

世界——看见似是而非的世界以及如何与之共存。这就是美妙之处，这也确实反映在所有的佛教修持中。佛教徒会念诵“无鼻、无眼、无证悟、无轮回、无烦恼”，同时又供花、供香、礼拜，做各种宗教般的事情，而这两者是和谐的。在这“无鼻无眼”和“香、花”之间有一种和谐，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可能会使用“了知”悖论这个措辞，而不是“调整”。

见到这个实相如何就是见到佛？对此您能否再多讲一些？

这有点像是：如果你刚好是个小孩子，而且你正在剧院里，被上演的某种魔鬼之舞吓坏了，或者是为女神之舞欣喜若狂。也许在去厕所之类的路上，不知怎么地你走进了后台，看见每个人都戴着面具，那终结了你的恐惧和喜乐。那就是见实相即是佛，你从这个迷妄中解脱。那是一个重大的声明，它没有说你会突然头上有个光环或者会飞，完全没有那些。

缘起的教法真的与我们切身相关，它并不只是枯燥的哲学，它会帮助你睡个好觉。比方说你感兴趣的不是证悟，而是为了睡得好、好好养育儿女。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抚育孩子？我认为，理解缘起真的会拓展你的视野。像是曾在巴西举行的地球峰会，他们讨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世界因全球暖化而日益恶化等等的那一切，但有人告诉我汽车废气、碳排放等等其实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教育。因为人类有教育，所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如果我们审视这些，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教育方式也许可以改变。如果你是父母或老师，每天教导孩子前，也许你甚至会想要为此道歉，像是“很抱歉我需要教你一些事。这真是我能做的最糟事情，但我们别无选择。”那种谦逊可能会真的有效，可能会真正带来一些好处。



SIDDHARTHA'S INTENT

无论如何，我总是很开心来到里约，我的圣地之一就在这里，几乎快要和菩提伽耶并驾齐驱：马拉卡纳球场。我会祈祷你们睡得好，我也会祈祷你们持续寻求实相，并且我会祈祷你们永远不会满足于一个答案。

